

評 劇

女社員

村 路 著

遼寧人民出版社

評劇
女社員

村路著



遼寧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瀋陽

PDG

內 容 提 要

春忙的季節，玉梅從娘家回來，準備下地參加生產。可玉梅的愛人富春不同意，在他看來，婦女就應該呆在家裏靠男人過活，參加生產根本是胡鬧。但是，老太太支持玉梅，他也沒敢硬加攔阻。

玉梅參加生產了，爲合作社挑選棉籽，挑得好而且快，一天的收入可以頂一個男勞動力。這使一向輕視婦女勞動的富春很驚奇。他認爲這是把婦女勞動力評得太高了。於是他去找社主任。社主任說服不了他這種男尊女卑的思想，只好答應他和玉梅去比賽，用比賽的結果來調整婦女的勞動日計算標準。

比賽的結果，富春輸了。這使他明白了參加勞動男女各有特長的道理，認識到同工同酬是最合理的辦法。

女 社 員

村 路 著

☆

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瀋陽市馬路街）

瀋陽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文出字第—號

瀋陽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瀋陽發行所發行

編號：4281·787×1092 幅·每印張·14,000字

一九五五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10,104 定價：九分

新學知

PDG

一場

時間：傍晚。
地點：玉梅家院內。

（婆婆抱娃娃上。）

婆婆：（數板）春忙春忙綉女下牀，

接回媳婦把活忙。

提起過去婆媳倆，

我當婆婆的有偏差；

拿着兒子當骨肉，

房簷掉土怕砸他頭；

媳婦不如看家的狗，

見面就把眉頭皺。

自打參加合作社，

生活富裕人人樂，
常常開會我的思想也變，

家庭美滿婆媳和：

一塊豆腐分三瓣，

娘兒三個都有菜，

一塊布扯三塊，

娘兒三個有穿戴，

婆婆、媳婦、兒子擰成繩，

三股繩兒破不開。

（唱）都說是十家婆媳九家怨，

咱家婆媳不一般，

你親我熱全家和睦，

和和氣氣叫人喜歡。

(白)媳婦呀，咱娘倆可擰打到家啦。

(向娃娃)寶啊，咱娘倆可得歇會兒啦。

(坐在石板上。)

(玉梅持筐上。)

玉梅：(唱)一架葡萄搭兩下，

去串娘家想婆家，

早先住家一去就扎下，

提起回婆家眉頭皺個大疙瘩。

婆婆：咳，媳婦啊，不有那句話嗎，「婆家似

火坑，家家媳婦有苦情」。如今晚，你

們可打火坑裏爬出來啦。

玉梅：(唱)如今晚婆婆待我好女婿也不差，

因此上出門在外時刻惦記家，

不是怕小雞跳窩把蛋打，

不是怕豬啦羊啦沒人餵牠，

姊妹們忙活我把親家串，

怕的是讓人家笑掉牙，

社裏活兒忙人手不夠，

我怎能安穩穩住娘家？

婆婆：媳婦呀，若不叫社裏有個緊活，我才不

找你去，本來嘛，應名住娘家，哪有不

馬就蹬鐙的？侄男外女的，咋的也不得

熱乎熱乎啊。

玉梅：媽呀，我一聽說回社幹活，真恨不得長

膀兒飛回來哩。

婆婆：那倒是啊。

玉梅：(唱)自打過門這些年，

孩子崽子把我纏，

住在山溝沒爬過嶺，

家有果園未曾把樹枝兒攀，

做活的針兒捏個扇，

做飯的瓦盆端要圈，

提起下地乾扎撒勝兒，
真好似鳥兒圈在籠裏邊。

婆婆：這呀，可多虧合作社啦，婦女再不會叫人看成白吃飽啦，也憑勞動穿衣吃飯啦。可不是嘛，連我這個老婆子，看家帶孩子，不也變成香餽餽啦嗎。

玉梅：（唱）自打成立合作社，

再不是蹲在家下守着窩，

吃穿不把男人靠，

自己有手能做活。

（白）媽，不是我好疑惑也不是咋的，我總覺着，富春不大願意我參加社裏勞動。

婆婆：聽螻蛄叫還不種黃豆啦，他不願意他的，你幹你的，他若敢扎翅，咱娘倆鬥爭他！

玉梅：那可不，這也不是出去給他丟人，他若攔擋就找個地方說理去。

婆婆：是嘛，咱娘倆鬥不過他，不還有政府呢！

（娃娃哭）噢：噢：奶奶抱屋去睡吧。

玉梅：媽——

婆婆：放着胆子幹，他若敢興妖，有我壓着他。

（進屋）

玉梅：（興奮地）離家四五天了，這院子拾掇的多乾淨，連個草棍都沒有……

（看羊圈。）

（唱）五隻山羊圈裏臥（羊叫）

看見我來叫咩咩，

跳跳蹦蹦直往前趕（抓把豆秸）

扔把豆秸餵餵牠。

（推門看後院）

（唱）後院的小蔥發了芽，

牆下的櫻桃開了花，

紅紅綠綠多鮮艷，

風兒吹下朵朵花。（望西山）

紅日滾滾西山下，

山頭上老鴿叫喳喳，

放羊的孩子把山下，

却爲何不見富春轉回家？（望。）

（富春上。）

富春：（唱）頭頂星星把地下，

日頭偏西轉回家，

玉梅回家五天整

一心生產忘了她。

（見玉梅，喜悅地）啊！回來啦！（向玉

梅）啾，啾！

（玉梅故做不語。）

啾，我說你串趟門子咋還串啞吧啦？

玉梅：別總啾啾的，我不願聽。

富春：得，叫聲孩子他媽還不中嗎。你咋去這

兩天就回來啦？

玉梅：我說孩子他爹呀，叫聲大號又低氣你

啦？（扭過身去。）

富春：（拍腰袋）你大號叫啥哩？

玉梅：得啦。告訴你，回社裏幹活來啦。

富春：（故做不懂）回家幹啥來啦？

玉梅：社裏活壓手，人家都忙活，我在娘家能

呆住嗎。

富春：（諷刺地）喂呀，虧得你趕回來啦，要

不，社裏還計劃套車接你去哪，社裏有

大堆活，就等你幹哪，明兒個趕車送糞

去，這個大把，我看是非把鞭子交給你

啦？

玉梅：別拿這個咬人，爲後開汽車還許有咱一

份呢。

富春：還有，明兒個掄大鎬刨園子，你也不能拉後啊。

玉梅：有手也能舉起鎬。

富春：鎬不把你擡起來呀！

玉梅：挑棉籽橫得用咱們！

富春：你呀，咬草根謎會兒吧。

玉梅：咋的？你又攔我參加生產？

富春：我呀，不指望你給我掙錢花。

（唱）我栽樹來你吃果，

打下糧食你下鍋，

我担水來你解渴，

我蓋房子你把風雨遮。

男主外來女主內，

從古至今老規則，

放着福氣你不享，

偏學那些瘋老婆。

玉梅：（唱）你憑倆手把活做，

咱也有手能幹活，

不靠男人靠勞動，

不聽你那套老規則。

富春：看把你美個可蠢，沒有我呀，你啃炕沿

去吧。

玉梅：掙來乾的吃乾的，掙來稀的喝稀的，從

今後不用你拉着，不用你背着。

富春：好，這可是你說的。

玉梅：哼，又跟我擺上老爺們威風啦，你有啥

了不起的？

富春：（取笑）我一個莊稼人，有啥了不起的，

看我不好，你另找一個呀。

玉梅：你說這話，讓人家多寒心。

富春：就這麼說法，願不願聽你也得受着。

(婆婆上。)

婆婆：(向富春)我的好兒子，你這是咋的啦，橫眉立眼的？

富春：媽，是你把她接回來的？

婆婆：噯，我老糊塗了，打暗上就把我兒子媳婦給接回來啦，你若不同意，我再把她送回去。

富春：都是你慣的，誰也管不了她啦。(進屋。)

婆婆：你有啥本事管人家？動不動的，就不遂你心，媳婦呀，別理他。

玉梅：媽，他真讓人下不來台……

二 場

時間：翌日夜間。

地點：玉梅家。

婆婆：走，咱開個家庭會去，咱娘倆治不住他，

把主任搬來，他還反了呢。(拉玉梅。)

玉梅：媽——

(唱)回家來他橫眉立眼沒個笑容，好一似潑身冷水涼冰冰，

婆婆：他那個驢脾氣，跟死去的他爹一模一樣，別理他。

玉梅：(唱)我要勞動他攔擋，

真真是人要打水他斷井繩。

婆婆：他攔不了。走，咱娘倆找他說理去。

(拉玉梅進屋)

(玉梅在挑棉籽。)

玉梅：（唱）三星掛在西山崗，

一片月光照花窗，

婆婆摟着孩兒睡，

我點起燈火把活忙。

日頭爬上東山嶺，

頭顆棉籽撿進筐，

星星出來日頭落，

十斤棉籽筐裏裝。

自打成立合作社，

我好似陰坡的草木見陽光，

孩子有人給我哄，

婆婆待我分外強。

再不是下炕圍鍋台上炕守針綫，

我也能參加生產把活忙。

心裏高興幹活快，

棉籽挑了幾花筐，

選的好挑的淨粒粒保苗，
保證它評上一等質量強。

結好葫蘆開好瓢，

選好種籽長好秧，

枝枝開花花成朵，

滴啦唧嚕掛滿秧。

（婆婆披着衣服上。）

婆婆：媳婦呀，啥時候啦？不大離的收「桌」

吧。啊？

玉梅：媽，三星還沒出來哪。

婆婆：（推門外望）我的傻媳婦，三星都兩竿子

高啦。

（唱）活計好似一座山，

要想挪山得慢慢搬，

你天黑夜晚不休息，

（夾白）累壞了身板可怎辦哪？

別叫媽媽把心担！

玉梅：（唱）星出星落有時有晌，

咱幹活兒論啥短長，

多搭一會工多選幾粒種，

種好種出好苗收成也能強。

婆婆：你那心情我知道哇。

（唱）本想幫你幹一氣兒，

只怪我眼睛花手脚笨幫也幫不上忙。

玉梅：（唱）媽媽媽媽你睡去吧，

這點活兒眨眼就幹光。

婆婆：挑完了就睡吧，天頭可不早了。富春還

沒回來？

玉梅：也該回來了，一碼是會還沒散呢。

婆婆：等富春回來，你也就睡吧。

玉梅：嗯。

婆婆：（挑燈捻）別寡顧省油，熬壞了眼睛是大

事。（又把棉襖披在玉梅身上。）

玉梅：媽，我不冷。

婆婆：披上不更暖和嗎？（下。）

（富春上。）

富春：（唱）星星好似千盞燈，

千條道兒它照明，

開完大會回家轉，

（白）哈！

（唱）家裏怎還明光光的點着燈？（進屋。）

（白）你點燈熬油的，在那「古秋」啥哪？過日子得節約啊。

玉梅：使點燈油你看着啦，你沒看人家幹出多少活來？

富春：幹點活又報上功啦。（把燈端過去。）

玉梅：噯，你這是幹啥？

富春：借點亮使使。

玉梅：沒看人家用燈嗎？（把燈搶過來。）

富春：（脫鞋）噯，鞋底掉啦，求求你，給縫兩針。聽着沒呀？

針。聽着沒呀？

玉梅：聽着啦，聽着啦。等會給你找雙新的，這雙也穿到時候啦。

這雙也穿到時候啦。

富春：不當家不知柴米貴，淨穿新的穿起了

嗎？（把鞋扔到玉梅面前，把棉褲打散。）

玉梅：你這是幹啥呀？就是縫兩針，也得讓人

家騰出手來呀。

富春：我明兒個上山，你讓我光腳去呀？（摀住

玉梅的手。）

玉梅：你又要動硬的咋的？

富春：小點聲，別把媽吵醒啦，讓媽睡會兒安

靜覺。

玉梅：別裝那份孝心啦，你是怕媽醒了，不讓你欺負我。

富春：我咋欺負你啦？

玉梅：你還想咋的？

富春：別像貓咬的似的，喊啥？（小聲地）我餓

啦，給我弄點吃的去。

玉梅：在鍋裏坐着哪，自己端去。

富春：我找不着。

玉梅：你呀，真是個大廢物。

（玉梅端來飯菜。）

富春：再給我拔兩根「羊角」蔥去。

玉梅：半夜三更的，將就吃點吧。

富春：你就讓我捧乾飯盤子？好狠心哪。

玉梅：你呀，真叫人難侍候，給你拔去。（指

筐）你看我挑這些啦。

富春：（不睬）幹那點活，不够好老爺們拿眼皮

夾的。

玉梅：別吹，你睜開眼睛好好看看。

富春：拔葱去吧，早看見啦，指你往家掙勞動日，到秋得喝西北風。哼！

玉梅：（俏皮地）哼。（下。）

（富春見玉梅下，悄悄地看挑好的棉籽。）

富春：（驚訝）哎呀，她咋挑這麼多？

（唱）那裏的口袋溜溜滿，

這裏的筐兒上了尖。

（白）噢，我明白啦，挑的準毛草，哼，盡奔勞動日啦，老娘們真得提高覺悟，虧得讓我碰上啦，若不然社裏得吃多大虧。

（唱）抓把棉籽留神看，

「癩子」「垢扔」挑個淨乾。

（白）這可見鬼啦，兩天的工夫就挑這

些，說出龍叫喚我也不信。噢，這裏有鬼呀，準是底下摻假啦，好啊，盡奔分啦，想欺騙社，非提到社員大會上，狠狠批評不可……（往裏掏）

（唱）從上到下一色的貨，

抓不住毛病我犯了難。

（白）這也有十五六斤哪，嗯，只多不會少，問問秤大哥。（用秤約）八斤，又一個七斤，七八一十五斤，這是一個勞動日呀。這事得好好動動腦筋，好老爺們一天還掙不上一個勞動日，這不把老娘們提得特高啦。（發洩地）你個老娘們有啥本事？是呀，就是養孩子那手是你的絕招，憑啥跟老爺們拉平等？要講挑棉籽這活，三歲小孩都能幹，若是老爺們閒隻胳膊、也頂你們一對呀。這裏有偏

差，嘿，偏差還不小哪！

（玉梅拿把蔥上。）

喂，我有話跟你說。

玉梅：你說吧，我聽着呢。

富春：（唱）這些棉籽是誰挑？

玉梅：問這個嗎？

（唱）她的大號叫玉梅。

富春：（唱）哪個幫你把活幹？

玉梅：（唱）你來看看它是誰？（伸出雙手。）

富春：媽幫你挑啦吧？你說實話。

玉梅：我們娘倆分工啦，媽帶孩子。看你這個

問勁，好像是打哪偷的。

富春：比偷還容易。雲子挑多少？

玉梅：你問人家幹嗎？都不在我以下。

富春：老王家媳婦和東院大娘呢？

玉梅：比我多。

富春：好啊，你們是成心想把社啃垮台呀，這

得多少勞動日給你們？

玉梅：這話說的，誰勞誰得，這是合作社的分

配原則。

富春：就憑你，那疙瘩值這麼多分？

玉梅：咋的？幹活還得有個樣啊？

富春：你們幹的叫活嗎？還恬臉要勞動日？一

分也不能給你們。

玉梅：喂呀，就像你說了算似的。

富春：合作社有我一份兒，幹嘛不算？

玉梅：你呀，你呀，騎人家脖頸拉屎，欺人特

甚啦。

（唱）一眼井裏打的水，

不能說這瓢清來那瓢渾；

男女一樣來勞動，

却爲啥計算工分要不同？

富春：（唱）男人幹活幹個整，

婦女幹活掛個零，

張手也要勞動日，

天底下沒那好事情。

（白）你們婦女呀，幹活手短，見錢眼開，我早把你們一盤清水看到底啦。

玉梅：跟你說不出個理來。你跟主任說去。

（又去挑棉籽）沒工夫跟你扯這個，我還想再湊幾斤哪。

富春：別湊啦，再湊男勞力就得賠倒腔啦。

（攔玉梅。）

三 場

時間：第三日清晨。
地點：主任家門前。

玉梅：我真不明白，你想咋的呀？

富春：我是爲大伙，這事不公平。（把桌子掀

起來。）

玉梅：你也特霸道啦。

富春：說我霸道就霸道。（把燈吹滅。）

玉梅：你欺負人！

（婆婆上。）

婆婆：這是咋的啦？

富春：吹燈睡覺，媽！

婆婆：我先說到這，可不許你欺負她。

（富春上。）

富春：（數板）甍子駕轅馬拉套，

老娘們幹活賭胡鬧，

幹點活計要報酬，

說出口來不害臊，

要跟男人一邊高，

呸，你搬個梯子也够不着。

覺悟不高野心可不小，

若不管教興了妖。

（唱）都說是婦女提高大翻梢，

這乃是硬提小辮往上薅，

滿肚子意見難消解，

見了主任說根苗。（喘息）

（喊）主任，主任！

（主任上。）

富春：你等我喘過這口氣來，有件重要事跟你

說。

主任：啥大事呀？這麼急？

富春：事雖然不大，關乎咱社的政策。主任，

婦女挑棉籽，多少斤算一分？

主任：一斤半哪，這是經管委會研究的。訂低

啦？

富春：那可不，這便宜都讓婦女撿去啦。

主任：說說道理看。

富春：理由可充分，我可不是看婦女掙幾個勞

動日眼饞，咱是事憑公斷。

主任：對。

富春：老娘們到啥時候，都得比老爺們低一等

才算對，這是一。（想）這活若叫老爺們

幹，一天能三十斤出頭，這是二吧，（想）

這三呢，啊，老娘們若掙家錢來，咱更

管不了啦，不知道你有這個體會沒有？

第四……

主任：總而言之，一句話，婦女得少掙點。

富春：對啦，就這四點理由。

主任：這理由都站不住腳。

（唱）說什麼婦女是尋種，

行風行雨各有奇能，

（富春夾白：有能耐又不靠老爺們養活
啦。）

同工同酬最公正，

尅扣婦女理不應。

（富春夾白：她們幹的那點活，我根本就沒瞧在眼裏。）

新社會男女講平等，

平打江山都有功，

想把婦女踩在腳底下，

這本是封建思想要肅清。

富春：主任，你說千道萬，我還是那一句話：

婦女幹那點活，不够好老爺們拿眼皮夾的。

主任：（旁白）他這個封建思想，真還是一下子搬不倒哩。（想）噢，這麼辦……（向富

春）富春，挑棉籽這活挺緊，怕婦女人手少，到時候趕不出來，想抽個硬男勞力，把這項工作突擊一下，你看誰合適？

富春：我是寧肯掄大鎚，也不找這個輕巧活。

主任：我看你小伙子，體格壯，幹勁也足，就是你吧。

富春：我？（旁白）咱主任是想較量較量我，也對，讓她們婦女開開眼界，也打打她們的威風。（向主任）我幹啦，不是說大話，閒隻胳膊，也頂她們倆，她們十五斤算一個勞動日，我三十斤吧。

主任：多啦。也十五斤吧。